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西域考古记

〔英〕斯坦因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西域考古记

〔英〕斯坦因 著

向达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考古记/(英)斯坦因著;向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历史、地理类)

ISBN 978-7-100-13288-6

I. ①西… II. ①斯… ②向… III. ①西域—考古
IV. ①K8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328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西域考古记

[英] 斯坦因 著

向 达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288-6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½ 插页 5

定价:75.00 元

Sir Aurel Stein
ON ANCIENT CENTRAL - 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

根据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33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志,不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译者赘言

西洋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探险的风气大盛，逐渐及于中亚一带。中亚地方在中古时代，为中国丝绸西去的大道，为东西两方文化交通的枢轴。近数十年来，西洋学者在中亚考古探险所得的古代遗存，不唯可以看出古代当地文化的水准情形，东西两方文化交光互影的梗概，并且连中国中古时代的历史，因为有这些遗物的发现，也可以呈露不少的光明，得到不少的新的解释。在考古学方面成绩最为可观的有英国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法国的伯希和(M. Paul Pelliot)、瑞典的斯文·赫定(Dr. Sven Hedin)和德国的勒柯克(Von Le Coq)；日本的橘瑞超也有一部分贡献。

各人的报告书都是煌煌巨著，不易观览；综合各人各次探险结果，写成通俗的著作，使人一览而明大概的颇不多见。此处所译的即是斯坦因综合他四次中亚探险的结果而写成的一部通俗著作。看过他的专门报告书的，读此固可以流贯前后，得一条理；没有看过的人，读此也就可以得一个梗概。——虽然是以一个一个的题目为单元，而将年代附列于内，并且文章也写得相当枯燥，不如赫定的书之有文学上的意味和人文的风趣。不过事实叙述简洁得要，对于各个问题在历史上的重要和地位，都说得很明白，



这正是我们一般人对于新疆所需要的一点知识。我因此翻译了这一部书。

我译此书，大概照原文逐句直译，遇有可以补正的处所，随时附注；大致和原文不甚相远。译成后，承友人万稼轩（斯年）先生取原书仔细加以校勘，又改正不少的错误和遗漏。又蒙舒新城先生慨允代为出版。这都是我所最应感谢的！

附录四篇，前三篇俱为旧作：其中第一篇曾登二十年一、二两月《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篇曾登十九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三篇曾登十七年《东方杂志》，并承三处编者允予转载，特此声明致谢。

我希望能藉我这不完备的译本，使读者对于中亚在历史上的情形和地位，得到一个轮廓，初不以辞害意，那就是我所祈祷以求的最大的收获了！

（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向达记于上海



目 录

著者序	1
第一章 亚洲腹部的鸟瞰	7
第二章 中国之经营中亚以及各种文明的接触	23
第三章 越兴都库什以至帕米尔同昆仑山	38
第四章 在沙漠废址中的第一次发掘	58
第五章 尼雅废址所发现的东西	76
第六章 尼雅废址之再访和安得悦的遗物	98
第七章 磨朗的遗址	111
第八章 古楼兰的探险	129
第九章 循古道横渡干涸了的罗布泊	144
第十章 古代边境线的发现	161
第十一章 沿着古代中国长城发现的东西	173
第十二章 千佛洞石窟寺	188
第十三章 秘室中的发现	200
第十四章 千佛洞所得之佛教画	215
第十五章 南山山脉中的探险	246
第十六章 从额济纳河到天山	254
第十七章 吐鲁番遗迹的考察	263



第十八章	从库鲁克塔格山到疏勒	277
第十九章	从疏勒到阿尔楚尔帕米尔	291
第二十章	沿妫水上游纪行	309
第二十一章	从洛山到撒马尔干	324

附录

一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略记	340
二	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	356
三	俄国科斯洛夫探险队外蒙考古发现纪略	378
四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域探险略表	400
索引		405



著 者 序

这部书的用意是打算把我在“中国突厥斯坦”和亚洲腹部毗邻各地所作考古学上和地理学上的探险，概要地叙述一番。多少年来，在这些少有人知道、不易往来而地势又极险的区域旅行考察，历尽艰辛，在我的一生中如今回忆起来，还是极为快活。但是要把我三次中亚探险所得丰富的科学结果，予以整理，那却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更长的岁月了。

第一、第二两次的个人游记以及三次总合起来十一册四开大本的详细报告(目见后)，我相信我所尽的责任只是记录一方面；其中只有《沙漠契丹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一书，详记我第二次探险(1906—1908)的个人经验。不过以上所说各书，除《沙漠契丹废址记》以外，其余都久已绝版，现在也不易得到。

我最后完成这些工作，离第一次旅行归来，已是足足的二十七年，自此以后我可以自由地转向更南的新地方，从事考古的探险了。但是一想到在亚洲腹部沙漠山岭之间所费去那些美满的岁月，至今还是和以前一样，觉得很新鲜，有价值。所以当哈佛大学校长好意请我在波士顿罗威尔研究院(Lowell Institute, Boston)演讲的时候，我便欣然趁这机会把我这些年来的游历和发现，提纲挈领地叙述一番，以适合广泛的听众之需。



只是探险的范围过大,性质又极复杂,幸而利用幻灯片来说明我的叙述,不然要提纲挈领,便更为困难了,我把这些讲演加以适当的增补和改动付印的时候,也感觉到这种需要。所幸出版人见到这一点,把关于我的几次探险以及在古代遗址所得到的发现品,附以充分的插图,使一切都无问题,这是我一定要感谢的。

在领导读者到那些探险所及的辽远的亚洲区域去之前,似乎对于那地方地形的特点,应该要叙述一个轮廓。而那两千多年来的命运大都靠着地理为转移的地方,一个简要的历史同样也是有用的。因此有本书作为引论的几章。这几章大部分是取材于1925年我在王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所讲的“中亚地理史观”(Innermost Asia: 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一文。

三次长期探险中所及的地域很广,而实际可走的路又为很大的天然障碍所限制,所以为着地理学上的讨论和考古学上的工作起见,有些处所往往去得不止一次。因为这种情形,我叙述主要的探险工作,便取地点为本位,而不严遵年月的先后。

这几次的探险,总算起来有七年以上,所得的结果,如果我从开始起以及后来研究记录这些结果的时候,没有得到各方面自动的有力的帮助,是不会成功的。在以前出版的书籍中我都有很好的机会向各方面帮忙的人一一道谢。所以这里只要略为一述,便很够了。

我最初服务于印度教育部(Educational Service),随后供职于考古学调查所(Archaeological Survey)。我之所以能实现我所选择的工作,所需的时间以及物力,以得印度政府慷慨维持之力为



最多。而不列颠博物院当局,除了在我第二次探险出了一笔款子以外,并还予以很有价值的帮助,对于我历次考察所带回的东西供给地点以备陈列和研究之用,同时选派院中专家帮助这种工作。

我在地理学方面大得印度测量局之力,派遣有训练、能耐劳的印度测量员帮我,并且花了很多的钱,在我的指导和帮助之下,把地形测量的结果,陆续用大张的地图刊印出来。王家地理学会也采取同样的方针,时时给我可感的帮助和鼓励,如 1909 年之以创办人金奖章(Founder's Gold Medal)奖我,就可以证明此事。

所发现的古物方面既广而又重要,其中包括丰富的古代美术和工艺品的遗物以及十二种以上不同的语言的古代写本,如果没有许多有名的东方学学者和东方美术专家自动地以他们的专门学问来合作,我是绝不会做得好的。这些贡献有价值的帮助的人,如果要在这一声谢,那真是太多了。所以我只好在有几章中把考释特别重要的发现品的学者予以提及。

说到这一本书,我要特别感谢印度政府的教育土地卫生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Lands and Health)允许我选用我各次旅行所照的照片,此外还有伦敦的印度高等委员(High Commissioner for India in London)特许我复制我的详细报告书(*Ancient Khotan; Serindia; Innermost Asia*)中所插有些古物的图版。至于本书所附的地图,我要感谢王家地理学会的秘书,那是从上面说及的《地理学杂志》中那篇文章复制的。至于插图的安排,我要特别致谢我的美术方面的朋友和助手安德鲁斯先生(Mr. Fred.



xi H. Andrews. O. B. E.), 我以前所有的书籍全承他帮助, 现在还是照样帮我。此外我还得敬谢麦美伦先生(Mr. George A. Macmillan), 他好意地把我的文章校阅一遍, 特别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至于斯顿公司(Messrs. Henry Stone and Son, Banbury)所制彩色图版之优美, 可以为这些复制品逼真原物的保障, 这也是我不应该忘记提到的。

近三十年来, 为着探险的结果, 我在书房中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时期不得不为之延长, 这在有些处所比之野外更其需要我的努力。我之所以能做这种工作, 大部分是由于朋友们的特别好意, 爱护照料, 常常鼓励, 得他们的荫蔽, 我现在能够写作, 在我是没有比此更为可感的了。

1932年9月18日斯坦因序于牛津基督学院

(Corpus Christi College, Oxford)院长住宅

附斯坦因重要著作目录

xii 《“中国突厥斯坦”考古学地形学探险考察初步报告书》(*Preliminary Report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istan*.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01)

《沙埋和阗废址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istan*.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3; Second edition.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904)

《古和闐考》(*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istan*. Volumes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沙漠契丹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umes I—II.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2)

《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umes I—V.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亚洲腹部考古记》(*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Volumes I—IV.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第一章 亚洲腹部的鸟瞰

1

本书用意在把我受印度政府之命向亚洲腹部作连续三次探险的重要情形,扼要叙述一番。这三次探险的开始,远在1900年至1901年,第二次在1906年至1908年,第三次在1913年至1916年。前后历时七载,马上下步,所经过的程途,总计有二万五千英里左右。

旅途的进行是要用这种半古代式的方法,所要去的地方又是那样的辽阔,时间是那样的长,又要为有系统的考察,便不能不作适当的准备,以好熟悉那片广漠无垠,而在地文上以及人类历史的遗迹上特别有趣的地方。我们的目的地包括西达妲水(Oxus)东抵中国本部的“中国突厥斯坦”。那里无论是山岭或是滴水俱无遍望是沙的平原,大部分都是沙漠地带,但是在过去的历史上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为古代印度、中国以及希腊化的亚洲西部文明交通往来的通道历好几百年,构成文化史上很绚烂的一章。这些文明在此地各种遗物上留下丰富的痕迹,因为地方的干燥,竟能给我们保存至今。寻找这些古代文明遗迹以及因为当地地形而引起的问题,是我这几次探险最强烈的动机。

但是从近代的眼光看来,亚洲腹部这些地方在经济同政治上的重要实是微小之至,尤其是天然风景和富源方面,更不足道。



7

2